定位清宁人生（散文）

◎张智翔

黄鹭(zhuo)来的诗《题杨人庵总戎无著图》中说:“天地贵得一,清宁以定位”。意思是说,天地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们得到过道,以清宁来定位自己。清宁就是清明、宁静的意思。天地如此,推衍到人,一个人能将人生定位清宁,并一以贯之,亦是可贵之人。

定位清宁人生,体现着甘于低调、清爽待人、光明做事的处事风格。清代廉吏于成龙在罗城当知县时,与百姓同甘共苦,由原来的日食两餐减成一餐。他说:“我一个人在这里。不需要这么多东西,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奉养你们的父母。”于成龙把人生定位于清宁,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,是他的人生追求。无论是当知县,还是后来升至两江总督,他都不因身居官位而张扬。低调行事,一心一意关心百姓疾苦,受到老百姓的爱戴。

“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这是54岁的诸葛亮给儿子的告诫。淡泊与宁静,体现的正是清宁人生的两种状态。诸葛亮躬耕于南阳,静观世事变化,刘备“三顾茅庐”才使他出山。并在刘备白帝城托孤之时,说出了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的豪言,后又发出了“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”的悟叹。没有定位清宁,又何来此番醍醐灌顶?

定位清宁不易,守住清宁更难。一些人定位了清宁人生,却难以知行合一,更无从谈起什么从一而终,最后身陷囹圄。唯有定位清宁,坚守清宁,人生方向才不会偏离。

综观于成龙、诸葛亮,他们皆贵在淡然如菊,视名利如粪土;贵在持之以恒,排除外界干扰。曰:清心以明志,净身以守成。

而那将眼睛如花般摘下的死亡,将无法企及我的双眸

——再读小说《妻妾成群》

午歌

2018年10月,苏童的小说《妻妾成群》入选“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”。2019年新年伊始,浙江人民出版社经典典藏版《妻妾成群》(同时收录苏童小说《红粉》、《园艺》)也应运而生。

早在1990年,这部小说一经发表,便引起了中国文坛的震动。那一年的张艺谋刚好40岁,正是在艺术上日渐纯熟的年龄。据说,读罢苏童小说的张艺谋,立刻萌生了要改编电影的灵感。他很快便找来苏童的联系方式,果断地购买了版权。1991年,由巩俐主演的电影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出炉,一举拿下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大奖。可以说,很多观众通过电影了解了苏童,并成为他的忠实读者,《妻妾成群》正是苏童惊艳文坛、蜚声海外的震撼之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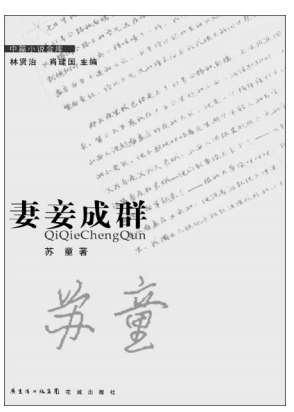
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,苏童成名既早,又特别勤奋:24岁时,他的处女作《一九三四年的逃亡》在《收获》杂志上发表;26岁同样在《收获》发表《妻妾成群》引动文坛,36岁时,已有7部小说被张艺谋、黄健中、李少红等大腕级的导演改编成电影。

在苏童的艺术创作生涯中,《妻妾成群》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篇小说。早期的苏童,追求先锋式的创作手法,会刻意遴选独特新颖的写作素材,专注打磨个性化的语言,将注意力花在分裂故事、打碎故事、拼接故事上。

这一次苏童的尝试无疑是成功的。他一改先前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,借助第三者的眼睛,躲在文字背后,冷静旁观,专注白描,甚至干净利落地除了对人物赞美与同情,向读者传递出更直接、更细腻、更深邃的生命体验。同时,《妻妾成群》的谋篇布局和情节结构很好地借鉴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创作手法,结构紧凑而层次感分明。小说中始终弥漫着一股颓废感,无论是人性压抑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他都试图从“颓丧”的美学角度去展示。柔软飘逸,色彩瑰异的苏氏语言风格,交织着罪恶、死亡、欲望的旧时代气息,令整部小说在近乎迷幻的颓废色彩中,展现出惊人的深刻与震撼。

同时,苏童在《妻妾成群》中还频繁应用了象征的手法。比如庭院、花园和反反复复展现的“井”。小说中,陈佐千家中的“井”出现多达9次。

苏童说:“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面临着类似的难题:我们该为读者描绘一个什么样的世界,如何让这个世界的哲理和逻辑并重,如何让这个世界融合每一天的阳光和月光。这是一件艰难的事,但却只能是我们的选择。”《妻妾成群》问世三十年来,苏童一直在写作的道路上孜孜以求。如今,“那将眼睛如花般摘下的死亡”传递出的疼痛,依然清晰而深刻。苏童却在这版《妻妾成群》的自序中引用诗歌写道: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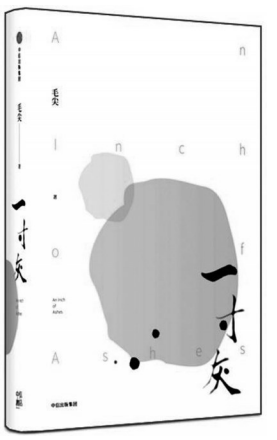
“以深深的谦虚与耐性去期待一个新的豁然开朗的时刻,这才是艺术的生活……”

我想,这便是疼痛背后的价值,而今日的苏童,依然拥有着冷静、明澈的双眸。

总有一寸拂不掉的灰

——读毛尖新作《一寸灰》

柴隆



拿到毛尖新作《一寸灰》文集,回想起2015年深秋。那一年,我们听毛尖在鄞州新华书店畅谈文学和影视,那一年,她凭《有一只老虎在浴室》获第十三届华语传媒“年度散文家”奖,登台感言中说道:“我们总是在第一时间发声,急着要改变这种平庸,直到时代最终把我们抛弃……”

《一寸灰》的书名源自李商隐诗句“一寸相思一寸灰”,这首幼年就朗朗上口的诗句,直到中年才重新打动她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毛尖听友人英译此诗“one inch of love is an inch of ashes”。这句硬译的英文以独特又陌生的文字感,开启了她对“相思”焕然一新的理解,促使她动念写下数篇以爱情经典为题的《一寸灰:关于爱情》。

《一寸灰》文集收录的68篇文章中,虽说影视评论仍是主力,但书中也收录不少关于毛尖个人生活与感情的散文篇章,让整本书读起来尖锐中带有温情。她谈亲人、前辈和故友,每个人在她笔下变得坦率、生动,“读书”与“爱情”仍然是毛尖无法躲开的主题。书中的《外婆遇到爱玛》、《张爱玲的限度》、《关于爱情》、《你的心已经干涸在你的写作中》,原先俏皮、讥诮、犀利的风格渐渐转变,颇为难能可贵的是,我们从《一寸灰》中读到了毛尖少有的“温柔”。

年轻时,毛尖笔下仿佛写不完《傲慢与偏见》,数次提起柯林·菲尔斯诠释的达西。如今人到中年,她的落笔多了一些更朴素的东西,像小津电影中的笠智众,在《一寸灰》中也写了,那种不散发一点男性气概的角色,他们就像小津电影开头的那块亚麻布一样无华,大概是她眼中爱情的最终形态。

将一寸声色,甚至将不曾发生过关系的人、事物容纳进一个瞬间,似乎依旧是她“乱来”的套路,而毛尖就是这个瞬间的主人。在这个一切都转瞬即逝,甚至看个标题就足够的碎片化阅读时期,毛尖将这些声色都记录在《一寸灰》文集之中,摘取人们心尖上的那一点点光芒、柴米油盐和岁月绵长。这些灰恰恰是生命舍利子,毛尖怎么会舍得去拂掉它们。

岁月流逝,她从一个标准文艺青年变成一个回不到纤腰白裙时代去的中年妇女。正如她在《一寸灰》后记中写的那样,终于从一个标准文艺青年变成中年妇女,完全接受现状并且热爱现状,如今的文集略微收敛锋芒,却不显迟暮,因为她说“岁月流逝,所有的东西都会消失殆尽,但如果你曾经尝过灰的味道,垂暮之年也会在瞬间让你年轻起来。”让我们理解文艺是文艺,生活是生活,不必用文艺的逻辑向生活寻愁觅恨。

火焰般的声色,燃成一寸灰。合上书后,当拂掉那一寸寸灰, 在审美疲劳的时候,是否现在开始期待,之后又将看到怎样的毛尖?